

● 中国当代小说作家丛书
巴巴拉拉之犬

王保民 主编 · 司玉生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

巴巴拉拉之犬

司玉笙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

巴巴拉拉之犬

司玉笙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(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)

广西横县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70千 开本：787×960 1/32 张印：4.375

印数：1——14000册

1991年4月第1版

1991年4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韦九贤

封面设计：张文昕

总策划：冯 艺

技术设计：黄健鸣

ISBN 7—5363—1173—7/I·254 定价：1.50元

点亮这些星星

(代序)

冯骥才

近来，我应约为两本小小说选本写序。一本是大陆出版，另一本是香港出版，因之得以纵观当今小小说之全貌。突出的感受是佳作虽多，名家颇少。不象中短篇小说，名家大家，密如仲夏夜天上的繁星。作家皆因作品而得名，但这些写出佳作力作的小小说作家，因何“隐姓埋名”，未得应得的注目？是由于小小说作家都是散兵游勇，作品也是偶有所获，尚没有专事小小说的作家？

看过王保民同志送来即将出版的《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》书稿，方知文坛已拥有一批

有志于小小小说的作家，有的已写出一二百篇，更有佳作连篇者。由此，不能不认定，小小小说作家的冷落，乃是一种对小小小说的轻视和偏见使然。

十年来的文学热，与十年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。人们关心与切身相关的现实，自然向文学寻求思想去洞悉纷纭变幻的生活。文学的魅力，也是由生活的魅力转换来的。社会变革的深广发展，馈赠给文学愈来愈多的信息，引发作家大脑思维转速也愈来愈快，愈紧张。一时来不及艺术的升华和提炼，只是把生活原料稍稍做些加工处理就硬装到作品中去。文学象塞得满满的大袋子，以致无法承受这样繁复的社会内涵和思考内容。因故，从十年文学体裁的变化上看，便是从短篇到中篇，再到大信息量的全景式报告文学成为热门，自然也就小看了以精短见长的轻型的小小说了。

然而，小小小说并非一孔之见，零敲碎打，茶余饭后，填空补白，灵机一动而偶然为之，正是因其精短，它就要靠着作家对生活尖锐的发现，灵巧的捕捉，独特而富于创造性的表达；靠着四两拨千斤，一言九鼎，咫尺万里的艺术功力；靠着篇幅之内的高度浓缩和篇幅之外无尽无休的伸延；靠着减法而不是加法，乘法而不是除法。轻浅和单薄只是劣等小小小说的弊病，丰厚和隽永才是优秀小小小说的特征，也是小小小说的艺术追求。任何艺术样式与任何生命一样，都是一个无穷的秘蜜，既可以无穷地

创造，也可无穷地探求。长篇小说大师曹雪芹和小小说大师蒲松龄在文学史上缺一不可，並有着同等的份量。我们有理由向小小说呼唤精品，没有理由轻看小小说这一文学体裁。然而，呼唤不如提倡、帮助和推动。

中州自古为文化沃地，近年一些有识之士，竭力振兴小小说。不单有专刊小小说刊物，更有选刊，影响广及全国，远及海外。还一次次举办小小说评奖及座谈活动，着意将小小说由冰潭推入热潮。我从渤海之滨远望中州，那浩阔绿野似乎飘着一面小小说的旗帜。此间又編集一卷《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》，将一批卓有成就的小小说作家庄重推出，这是更进一步的繁荣小小说的主动做法。由此使我们再不会因无知而感到小小说的天地空渺无人。而这些被推出的作家还将让世人认识到他们的才气，风格，成就，以及对这一文学样式的可尊敬的忠诚。

任何事业的兴盛，一半功劳应记在它的倡导者的身上。就象天宇上的星星依靠阳光来点亮。

1990年8月于天津

说“眼”

下围棋很简单：只要做出“眼”便能活。

下围棋很复杂：摆了一条“大龙”竟无一子能活，全是要从盘面上拿去的废子儿。

这是很叫人生气的。

有一天我突然领悟到小小说与下围棋竟有相同的地方：都需要有眼！

不同的是，一个在棋盘上，一个在字里行间；一个是有形的，一个是无形的。

小小说中的“眼”是作者洞察力、凝聚力和想象力的结晶。读者可从这只“眼”里“看”到

另一个故事、另一个人物、另一个情节，或感受到一种情绪，一种说不清、说不透的东西。

无疑地，这只“眼”做得愈大，给读者的就愈多。

问题是怎样做“眼”？

高明的棋手不是为做眼而做眼，未落子前，心中已有全盘构想，布局如高屋建瓴，天马行空；行棋似行云流水，自然顺畅。这就是一种境界。

写小小说也需追求这种境界。

我在写小小说时老是犯毛病：巧妙地编造一个故事，而忘却了顺其自然这一点。做出的“眼”也太小，是人为的、勉强的。

能赢棋的棋手不一定是高手，能在盈尺之地筑吞纳宇宙之势，造兼容天地之形的，方为上流。因为他使人的思维自然地跳出棋盘本身，而跃进到无限空间。这是一种享受。

小小说也应给读者以类似的享受，让读者的思维在作者构筑的“时空隧道”里自由流动。

小小说小，小小说不小。

小小说好写，小小说不好写。

所以，至今我还在苦思：台风是自然界中很厉害的旋转气团，可在台风眼里，却是一派宁静，为什么？

司玉笙

1990年7月28日

目录

点亮这些星星……冯骥才	(1)
说“眼”	(4)

书法家	(1)
原 色	(2)
戒 酒	(4)
狗 才	(5)
老木椅	(8)
宝 腰	(12)
巴巴拉拉之犬	(14)
暑 雨	(20)
合 骨	(24)
魂 符	(27)
痴 刑	(31)

密 窖	(34)
假 坟	(38)
赵夫人	(41)
程秘书	(45)
绝 方	(48)
使 者	(51)
约 会	(54)
字 谜	(56)
灰磨房	(58)
辈 份	(62)
绿酒盅	(65)
红杏树	(68)
愁 子	(70)
来电之后	(73)
歌 手	(76)
塑造“维纳斯”	(79)
秀 儿	(81)
下 乡	(84)
药 方	(86)
遮雨板	(88)
贬 夫	(90)
梦中人	(92)
多面人	(94)
怪 癖	(96)
改变视力的人	(98)

老人与鲜花·····	(100)
红线绳·····	(103)
无病患者·····	(106)
丢 失·····	(109)
解 爱·····	(111)
仿 爷·····	(113)
张三和王二·····	(116)
双头村·····	(118)
假 身·····	(121)
旋 梦·····	(123)
球迷老石·····	(125)
编后记·····	王保民 (127)

“书法家”

书法比赛会上，人们围住前来观看的高局长，请他留字。

“写什么呢？”高局长笑咪咪地提起笔，歪着头问。

“写什么都行。写局长最得心应手的好字吧。”

“那我要献丑了。”高局长沉吟片刻，轻抖手腕落下笔去。立刻，两个劲秀的大字从笔端跳到宣纸上：“同意”。

人群里发出啧啧的惊叹声。有人大声嚷道：“请再写几个！”

高局长循声望去，面露难色地说：

“不写了吧——能写好的就数这两个字……”

原色

她结过三次婚，可三个丈夫都是在和她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别人间：第一个丈夫是一次车祸的受害者，第二个丈夫得了一种怪病郁郁而终，第三个丈夫癫痫病突然发作跌进河里……

第四次结婚时，她已经三十一岁了。新郎是一个相貌端正的白净净的外省小伙子。据说，俩人是在火车上偶然相识，是那男的硬追过来的……

结婚那天，来祝贺的不多，只有几个爱瞧稀罕的老太太。趁她不在跟前的时候，一个镶着满嘴假牙的老妈妈拽拽新郎的胳膊悄声问道：“她怎么样？”

“她好……”新郎操着生硬的本地腔说。

“不害怕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知道她前面三个……”

“我从不问她这个……”

“不出一年，”老妈妈搓起手，将嘴扭向一边悄悄说道，“不出一年……”

一年、两年过去了，这个家庭并没有发生不幸。到了第三年，这对引人注目的夫妻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……

一个春天的傍晚，他们一家三口在街上散步时，被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婆拦住了。

“这孩子真好，”老太婆伸出一只黑瘦的手抚摸小女孩的头，一笑就露出两排微黄的假牙。

“我认识您！”孩子的父亲对着老人的耳朵眼说。

“认识，认识……”老太婆蓦地将目光移向孩子的母亲，慢慢举起三个枯枝似的指头，“我年轻时和你的命儿一样，可就是没有第四个、第四个……”

戒酒

当再没人给他送酒时，他就预感到自己就要离休了。果然，这种预感很快就变成了现实。

离休后，他发誓不再喝酒。酒瘾上来，他就默默地立在酒柜前，让身心沉醉在对往日的回忆中。有几次，他甚至抓到了酒瓶，但又轻轻放下：这过去令他喜欢的现在却叫他厌恶。

“决不喝这些酒！”他发誓说。

终于有一天，他实在憋不住了，闭着眼抓出一瓶好酒，斟了满满一杯。

“只喝这一下。”他骗自己，“只这一下……”

三口酒下肚，他这才觉得不对劲儿：瓶里装的是水……

“嘿！”他吼了一声，疯了一般踹倒酒柜。

他站在缓缓流动的酒泊中，憋了好久的酸泪全都滴了出来……

狗才

村里要数谁最孬，那就是狗才了。

狗才没娘，爹又管不住他。他戳羊屁股打狗腿，墙旮旯里窝跟头，啥花样都玩尽了，到了十六七岁，他朦朦胧胧知道了男女之间的那种事，便对听新房上了瘾。他曾伏在人家的床下数小时，等夜里床上有了动作时，他猛然拱出，一掀被窝，将一对新人赤条条地尽收眼底……

女人骂他，男人也骂他。爹骂他“是个孬种”。

那年麦子歉收，夏粮屡征不齐。乡长、派出所长下来也无济于事。末了，只得把狗才叫去。

“你能有法儿把公粮催上来，奖五十。”

“中，我包了！”

狗才进村就吆喝：“都交公粮，谁要是不交，夜里我到他家去睡！”只一天工夫，公粮就齐了。

收完公粮那天，狗才也被公安局的带走，据说

是犯了流氓罪。村里人都跑出来看，在心里拍着巴掌。

狗才喝了半年的稀糊糊，出来安份多了。他拉个架车到各村收骨头卖给县里，竟慢慢地发了。他先给自己盖了五间瓦房，从外地拐来一个女人当媳妇，而后再给爹盖了两间。

村里人直眼气：“这家伙鬼！”

春日里，狗才从外面弄起几台机器，垒起灶火，在废弃的小学校里办起了骨胶厂。烟囱一冒烟，大车小车都往这里挤，村里人有了看热闹的地场。

狗才要招村里困难户人家的孩子进厂，村长、支书挡住不让：“他是个孬人，咱饿死也不能当他的雇工！”

狗才只得招外村的。一天，一家小报记者来厂里转悠了一圈，说要给狗才写篇报道。狗才慌忙拦住：“可不敢。你不知道，出了这个厂都是骂我的！”

记者笑了：“改革嘛，还能怕骂？”狗才好酒好烟招待记者一顿，临走又塞给记者四瓶名酒“意思意思”。

不几天，报纸上果然登出了那篇报道。狗才把报纸剪下夹进镜框里，挂在最显眼的地方。

狗才的名声噪了，县里的、地区的小汽车经常来厂子里跑。狗才也早已换上了西装，大模大样地